



列聖御製
十五

憲宗朝

廿五年

^ 16
2312
37



和
2312
40-37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九十九

憲宗大王文

卷之一百

憲宗大王文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九

憲宗大王

文

領議政沈象奎乞免疏批二首 乙未

省疏具悉卿懇眇予冲人嗣有不基所仰成而圖
理者惟一二輔弼之臣是倚是毗則卿之今日此
言可乎否乎卿 三朝元老也德望足以扶孤危
之勢材猷足以濟屯艱之會則當以追先報今鞠
躬盡瘁為第一義諦而以卿平日之誠獨不念及
於此乎况卿年齡雖高精力尚旺卧閣論道綽有

餘地日前 慈教又不啻丁寧懇惻望回遐心亟
斷來章焉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批旨已罄予意意謂卿幡然
改圖無孤予終始倚毗之誠今見異牘再至是豈
所望於蹇蹇匪躬之地乎卿試思之今誠何等時
也以予寡昧冲眇尚賴卿宿德重望匡輔彌綸可
幸無事于民國今若捨卿豈啻中流失楫之比而
卿之必欲捨予而退者又豈 先王所以簡拔
東朝所以勉留之意哉卿之高年康強予所悉也
卿須深諒於國耳公耳之義更勿以辭免二字為

言至望至望

領敦寧趙

萬永

乞收回甲日賜賚劄批

丙申

省劄具悉卿懇尊年優老在他人亦然况予今日
之心乎物不稱誠而禮則然矣卿其勿辭安心領
受

大司憲金鏞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以向來出脚諉以往役而復為逡巡
往役特是可出之一事果有真不可出之義亦將
謂之往役而冒赴乎可出則出不可出則不出自
有酌量於其初如卿之乍出而旋復引入古今天

下無有此個義理况日前所下前後 慈教丁寧
懇惻傍觀為之感泣卿安得強引無據之義不思
所以仰承 德意之地乎勿復固執即為入來肅
命

左議政朴宗薰乞免疏批 戊戌

省疏具悉卿懇鼎席之具備屬耳國勢之憂虞溢
目卿以老成豈忍言私於此時乎况今移摹重役
卿方監董尤豈可許卿就閒乎卿其憫時事之艱
棘念推車之至義亟斷來章勿復辭異是所望也
判敦寧金道根乞適兼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之慎節非不悶慮而元戎重寄也以
卿衛國之義向上之誠豈可因一時无妄遽請釋
符而况聞卿諸證比之向來漸就差減者乎營務
今又稍暇至若惠局本無時日緊急之事並可以
坐鎮而卧治萬萬不當萬萬不可卿其安心勿辭
專意調理

上護軍金履載辭新資疏批

省疏具悉卿是耆舊今番晉秩出於圖任老成之
意而况秉執二字是卿家之世守乎今此所陳益
見其忠愛之悃君臣上下所共遵守者豈外於此

死事補遺卷之九
三十一
我子庸嘉歎卿其勿辭益勉講明之義

右議政李止淵引義疏批己亥

省疏具悉卿懇見今國勢岌岌業朝象渙散無一可恃有百可憂今予之倚毗於卿責成於卿者不徒在於籌畫謨猷彌綸目下之事耳所望則不動聲色坐鎮頽俗用贊一初之化惟我 慈聖之知卿任卿亦如是爾卿乃以微事細故始終強引至於異牘之來則豈不慨然之甚乎廟堂曠務亦已多日卿其勿辭即起視事

右議政李止淵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慎節之尚未良已豈勝奉慮而亦可以卧閣論道何異辭之荐至乎前批已諭悉之矣卿何不體予意之懇至念國事之艱棘浼浼欲必解乃已乎諒非所望於卿而益歎淺誠之不相孚也且卿之所以為辭者即不過一病字爾以一時无妄之憂遽思釋負從以曲遂是豈相須之義而决知為無其說也卿須安心調理俾圖翌瘳之喜亟斷來章益盡匪躬之責

右議政趙寅永拜相辭職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立相必慎為相克艱卿言是矣而

予亦粗知其義種種時事之小憂大悶卿又言之而予則曰累卵綴旒不足以喻其危懍弘濟共理惟輔相是已所以必慎予簡任卿克艱支傾扶顛與卿籌之回否為泰與卿圖之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此非無其道而做不得之事則所望於卿者安得不厚且大矣而卿乃過自謙巽不欲擔夯歸之一着之誤寓以弼違之義一則予誠淺二則予誠淺慙歎之極夫何云喻而予雖誠淺卿未可以勉回初心庸答我 慈聖憂勤付畀之念哉傾注之深懸企益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省疏具悉卿懇予不欲督迫於卿故借來之命始下於日前卿必知予心而即起不屑乎備例之讓而巽章之來鄭重如舊若將中書故事之必循乃已更失所圖悶鬱何言雖以故事言之古人有一疏而出者豈其不顧四維饜榮耐譏而然哉時值極艱勢難終免則先國懋實之義自有審裁故耳顧今之時何等時也上之必致下之必膺又是不可已之時也卿之所以審裁者豈遜於古人乎哉且卿之謙謙即以予初諭歷叙而予之取於卿者定在是爾初諭之云猶未足以狀卿則卿雖欲退

然不居自處甚遜日章之美塗人耳目有不可得
以揜之也至若受知先朝義在報今凡厥在廷
孰不道此而言出於卿予心增憾予言及此卿作
何懷然即此一言卿尤不可一向固辭在卿之道
有進而已即出而已予不須多誥為也

省疏具悉卿懇日昨慈諭洞悉惻怛卿之附奏
亦有遂許呈身之意但未知情私之未悉陳者為
何事今見來章又是謙巽之過而俱無可以犁然
古人不云乎戚里賢國家之福此言極有意而卿
之賢已悉於初諭宦妾之知名不知名唯在其人

所處之如何焉耳今卿之處果可使不知而卿之
以此為歎者得無過矣乎哉至若盈盛之懼人皆
同之况卿家謹約之規而無其實而享其福亦可
畏也國耳公耳慥慥憧憧勞心焦慮食息靡寧致
澤之功永垂無窮則猜怒之無所至也而消受全
保之方政在是矣卿又憂之今無復徃復之辭中
書之故事亦已備矣卿須即日遙朝毋使予更勞
側席之思

執義金鼎元疏批

庚子

省疏具悉治邪不嚴予亦憂之爾今以兩司之知

而不言譏斥憂歎爾亦居其職矣又不洞言直陳何也末端事之推上尤無嚴矣

經筵官成近默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延行之餘大失所圖此由寡昧未能盡其誠禮以致東岡之陂去益晚晚也雖然予之所望者惟在爾克追爾祖先正左右我 先王而已望爾勿復控辭俟間筵朝以副予至意

經筵官宋來熙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前遣近侍別宣親諭者豈出於彌文虛禮而巽牘又至悵歎良深爾雖終始牢讓予

則曰今日輔導捨爾其誰爾若不出其可曰克追乃祖先正乎不在多誥尚望幡然

經筵官金仁根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儒賢出處固所自重而今日諸儒賢之同然一辭並矣考槃者實未知義諦之如何於是乎益覺予誠淺禮薄且慚且悵爾須更念爾家世篤忠貞非與高尚不事者同亟回遐心用副延行

副司直成近默陳勉疏批 辛丑

省疏具悉爾懇凝行之餘巽牘失望爾疏中典學

實用其力云者簡要切至當慥慥服膺而求輔真
取其人云者欲求其人捨爾伊誰此予所以求爾
自輔而爾不可辭焉者也春煦漸長講筵將開爾
其埃間上來庸副予意

掌令金仁根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予之欲致爾等於經席之上者豈
有他哉即由冲年茂學又當親總之時必待林下
讀書之士朝夕左右輔予不逮故也况爾世篤忠
貞志在致澤之地又有此浼浼不屑若將永矢者
然乎實予誠禮淺薄不足以勉回雅操誠不勝慚

嘆之至爾若念乃家篤斐之故事毋曰予寡昧不
足有為則尚可以幡然起筵無待更誥予以是深
有望焉

副司直宋來熙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側席延行之際巽牘又至大失所
圖然而滿幅誠悃非但於寡躬冲眇之時切中箴
警而已雖古宏儒碩德之論心與學何以加之於
此益知爾平日心得體驗之工矣予方佩服自勵
而必致之念有倍於前且今耆宿凋謝之餘所望
於爾尤何如矣春煦漸長講筵將開爾其埃間上

來輔我不逮

領議政趙寅永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所倚毗於卿者不必以元輔為重而循例陞次卿何辭為况今鼎席已備國事甚幸卿其協恭弼亮以副予眷眷之望

左議政金弘根拜相辭職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再諭之後意謂卿不埃駕屨者即以予所以擢卿爰立者以卿當趾先美也卿所以輔予如卿家屢世弼亮者亦以卿當趾先美也今見異牘大失所圖卿之辭異專在於病而病非一

例言者也若微末小臣奔走晨夕之類苟有病也固不可責之以供職至於大官與此截異卧閣論道可也俟間蓬朝亦可也不宜以此為必辭之義諦也審矣矧卿言病非有疾痛害事之急切著見也年齡未及於耆艾氣賦素稱於康強調理則自當勿藥強勉則亦可無曠而特卿因此為讓耳是豈予注意於卿托心於卿者哉卿其諒予眷眷毋復苦辭

省疏具悉卿懇卿何不諒至此之甚也無乃謙讓之太過而誠信之未孚歟自顧慚歎繼以慨然卿

以治國之醫比之治病之醫的確之喻無以易此而予亦聞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之說矣然則卿非三世治國之良醫乎予方以先王所以待先卿者待卿卿獨不以先卿所以輔先王者輔予乎此予必欲致卿者而尤為卿不容不出之義諦也至若以驟躡為必辭者予誠莫曉也卿之甌卜較之近世爰立之例非無差遲差速之分而前亦有釋褐未十年已為登庸者則惟在其人之可不可耳何足以此較計於大官哉在予惟當盡禮敦勉在卿惟當竭力弼亮卿須體此勿復苦懇

省疏具悉卿懇今卿所引不覺訝惑之至卿果有當退之事不可出之義乎昨年疏辭中略干句語不過章奏間尋常過去說耳乃欲以此看作不可不踐者豈非萬萬過中乎急流勇退雖曰美事以卿擔負以卿遭際當此時為此言可乎否乎此不須再煩論難而美疾非有源委无妄自可調護則又豈可以此為必辭之端乎中書之故事備矣寡躬之延佇久矣卿須即日出膺以副朝野之望

右議政鄭元容拜相辭職疏批四首

省疏具悉卿懇再次洞諭意卿或者勉回拗執今

此辭本依舊是決不當引之前日語也大抵被人彈駁原係恒有之事則只當論虛實與否耳焉有一經彈駁不論其他便作永矢不告之理乎卿之年前事今欲一一條辨反恐有傷於事面而蔽一言曰橫逆也橫逆之來事過則已譬如水流雲空無可指迹况予前後辭旨洞然無上下疑阻之端則以卿達識雅量寧有不知此眷眷之意而必欲長往而不返哉此予所以終始思惟不得其說者也苟使卿處義必不可不然而一或撓改有壞四維則予雖寡昧豈其敷心之勤且懇若是乎卿之

戀君之義體國之忠予所稔悉於平素而尚未孚感者良由予誠禮未盡而然也予方慙歎之際適因批諭更此申復望卿諒予側席之念即起幡然省疏具悉卿懇予言非不勤勤卿意尚此邁邁真所謂說不去究不解者也既曰醜辱云爾則即此二字便已落空既曰擠陷云爾則即此二字便已撫實夫何待多費開釋屢煩敦飭而前奏後奏初疏再疏一向牢執更無變動殆若瑕點之未洗鐵限之莫越上下相持寧不咄嘆卿必欲永畫自靖長往而不返乎此不過肥遯之士高尚其事者一

苦節也大臣去就斷不宜徑情直行反歸於過中
失當也審矣虛禮而隆之彌文而飾之不如就事
論理易於覺悟情志流通或可感回故茲不多誥
卿其更思

省疏具悉卿懇卿言之尚復如此實所未料今欲
更事辨析乎則前下批諭罄悉之無餘矣又欲重
煩敦飭乎則每上疏奏頻複之不已矣正不知如
何為說可以使卿心釋然有感回者而聽之輿論
莫不以卿之似此舉措為千萬乖當則民之為言
亦不可拂也况今三疏已備故事則尤豈可虛徐

延拖自歸於膠固滯滯之地乎竊為卿慨然也卿
須參倚於公私輕重義理可否之間亟斷來章即
起膺命

省疏具悉卿懇第卿去國奉身之援用者有何義
諦秉執而然乎誠不覺瞠然也古之去國奉身者
何限而曷嘗有爰立之初即發此言者乎慨咄之
至繼以慚慙此固予涼德寡學不足以致卿而亦
由卿以予小子無足與有為之故強引不必引之
義牢執不當執之事枝上生枝節上生節至於如
此耳在予惟當極其誠而盡其禮以冀卿感回而

已不在多誥卿須深諒

右議政鄭元容復拜相職辭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懇然何若是甚也在古元臣
碩德慘被僂辱而復出者又可量哉此必有權衡
尺度於去就辭受之際輕重大小之分而惟義是
歸耳曷嘗執一不通拘於小節如卿今日為哉予
雖寡昧若使卿等輔弼之臣盡篤棊之責殫克匡
之誠則尚可以保我艱大之業而凡士亦世當益
有光以卿識度寧或不念於此而然耶况卿從前
自引更無毫末可論者乎言至於此卿當犁然

省疏具悉卿懇卿既出膺甚幸甚幸又何為如是
辭免乎卿若曰輔相之職卿非其人則今日朝廷
捨卿伊誰且况鼎席已備國事可做聚精會神和
衷共貞豈非卿等之任而予小子所期望者歟

持平洪直弼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向者近臣敦諭之後並與按例之
附奏而不為之心竊訝惑今此辭巽去益浼浼凝
佇之餘尤覺悵歎予之選爾以啓沃之列縻爾以
風憲之任豈止為賁飾儀文而然哉蓋欲致之筵
席輔我不逮也如爾宿學不為之幡然則予將何

賴更勿固讓以慰渴想

經筵官宋來熙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所陳尚德尚言之說曰誠曰偽之義的確切實深用感服然而予之欲致爾於經席者寧或出於爾疏所云貴飾求士之名而止哉誠以德與誠非賢無以資也爾何不諒予至意又此牢讓乎予則曰俾予一人成厥德立厥誠在於爾幡然一着爾其諒之

副司直成近默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自昔儒賢之幡然膺聘者豈或自以為捨我其誰而然哉特以禮遇誠意之不可孤也爾之一向浼浼職由予禮遇誠意之不足也自顧慚歎繼之悵鬱然而尚有所望者以爾家先正之故事爾當克遵勿替也爾其諒之

領議政趙寅永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陳病既如是切至予雖悵然豈不為之曲念而且卿匡輔之義有不係時任與否則一向相持亦非敬禮之道所辭議政之任特為許副卿其安心調理

左議政金弘根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元輔才以病解而卿又如言病誠非意慮之所到也視減則自是向衰之例證聽崇則又似近日之无妄此何足為辭免之端耶輔相去就關係不輕卿勿更辭益勉匡弼以毋孤委寄之至意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又此辭免何也一之為過其可再乎前批已罄想不待更加敦勉而卿所云君臣上下感應之理者極為切當無乃予小子誠淺不能感卿而然歟此予所以自愧而非卿所以自引也至若有明輔臣事亦自有當時事勢之不得

不然者卿豈可一毫擬議於此乎况今廟務多滯賓筵久曠一日延拖尤極悶鬱卿須體予至意亟斷來章俟少間登對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言病又何為也視聽之崇自是向衰之例證而眩不過有時或發者也以是而作為必辭之義諦予所未曉也向於筵懇時予既洞諭衷曲則其在情志之相孚當有所勉回而猶復如是予固自顧慚歎亦不能不慨然於卿也予之眷注如此卿之擔負又如此則卿之去就豈不有關於國家隆替而乃有此引病乞解之言者實

予意慮之所不及矣卿須諒此至意亟斷來章安心調護以副予終始倚毗之誠

領議政趙寅永辭職疏批二首 壬寅

省疏具悉卿懇卿是元臣也宿德也先王之所簡拔而太母之所登庸則有何嫌礙於戚屬與否而每以此為必辭之義乎至如美疾常所奉悉目下別證尤用悶慮而非以筋力奔走責卿則又不必甚妨於論道之地卿勿更辭即起筵朝以副予小子眷眷之誠

省疏具悉卿懇偕來別諭之後苦企屢日異牘又

至如渴之想不勝悵歎而講學一段實予之咎可不為之警惕予於卿既許暫解以伸卿志且為卿一時調護之地則卿豈不為予復起使國事幸而輿情愜乎卿之至懇宿證非不諒悉而此猶未暇及者只為燮理之重匡弼之急耳望卿裁量於公私之間則似不待予言之再矣

領議政趙寅永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重卜纔為半年又此引病誠非始慮攸及卿試思之今日國勢民事豈卿言病之時乎卿之多病予所洞悉善加調護亦何妨於

卧閣而至於請急乎甚非予小子倚重委畀之本
意卿其諒之卿其諒之至於藥院之任例多均勞
今姑許副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為洞諭又此陳懇何也卿
之善病固所諒悉即舊證也非別祟也藥餌調護
自當差復况卿精力亦可強勉獨不念國事民勢
之茫無涯畔而猶為辭免言乎卿試思予倚毗之
眷卿擔荷之誠則公私之分有不待兩言而卿之
起居任便又不以居位去位有間則予不多誥卿
勿更煩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必不可捨予猶予之必不可
捨卿正宜上下協心以幸國事而卿之言病至再
至三懇懇如此此非但予所洞悉卿亦必不以必
不可去者請去則許久相持亦非優禮元老之道
所請特為勉副俾便卿心卿其諒之雖然予於前
批以居位去位為言者特由調病之無間彼此也
然則卿雖辭免其為居位去位之無間彼此一也
予既體卿苦心卿須體予至意

左議政金弘根乞免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顧今賓對久曠廟務多滯諸道年

分尤係時急卿之還第予日望之此際巧免之章
曾是意慮之外自卿甌卜予之所望於卿者即上
而匡弼下而彈壓俾我民國永永有賴故至有昨
冬手批而卿亦間嘗登筵矣美疚雖所奉念善加
調護自當勿藥豈至於以此而仍還鄉第便請釋
負乎甚非予小子終始注意之本意只以涼德之
不相孚自愧也至於休致之請尤萬萬過矣予不
多誥卿其深諒益加將攝從速筮朝以副予如渴
之想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素患非不念之而予所以倚
毗企望者惟在卿勿藥而式遄耳今此荐懇大違
予志而卿既一向引病予又一向敦迫又非所以
敬禮大臣之道中書之任特為勉副俾便卿心卿
其安意調理埃間還第勿以時原任為間而益進
箴儆之言是予區區之望也

右議政權敦仁拜相辭職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以別諭中才德二字反復為說
者說之雖是辭焉則非卿豈非其人哉器識行能
有不可乎位次聞望有不可乎予則曰不必他求
惟在於卿卿何若是邁邁乎揆地之共貞在於卿

庶僚之協恭在於卿寡昧之交修在於卿卿若幡
然改圖毅然自任不日遙朝毋曠機務則其於慰
朝野之望幸民國之事當何如哉卿須追先正貽
後之訓念小子由中之諭即起膺命用副渴想
省疏具悉卿懇予於卿有必致之心卿於我無可
辭之義則何其不諒之甚而屢控之至此也予之
擢卿而任卿者非有私好於卿也即卿匡濟之才
亮弼之志重之閱事理鍊時務足以調劑彌綸俾
我民國永有所倚賴焉耳以卿衡度固當斟酌量於
進退辭受輕重大小之分而尚不動念一例牢讓

無或情志之不相孚敬禮之不能備歟予誠思之
又思不得其說茲煩申複望有感回卿勿更事異
牘即起膺命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企待於卿者固切矣敦飭於
卿者亦竭矣而卿之辭疏又至於三中書之規例
已備廟堂之機務方劇卿何不勉回初心用副至
意而一向退托虛度時日上下相持徒煩往復乎
在予則務盡敬禮以孚感為期而已在卿則克思
眷注以贊襄自任而已此箇義諦恐加減他一半
分不得矣予不多誥卿須深量

左議政鄭元容乞免疏批二首

癸卯

省疏具悉卿懇慎節雖用奉慮亦是衰境例證非有形現之可論則豈可以此言去而此時又豈卿可去之時乎予之托付何如卿之擔着何如民國事勢之艱虞又何如而卿乃以此時請去乎前席面諭諒悉予意而今茲疏陳大非所望亟斷來章益勉弼亮以副予責成之至意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前疏已為萬萬不當之舉予之前批又悉萬萬不可之義則今此再辭尤萬萬不然矣卿之三條所引予則曰無一襯着卿何不

思予所以畀付眷遇之至意而一向以歛退為計乎愕然之至未暇長語亟斷來章益勉輔佐之方

副司直洪直弼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爾之又為辭巽良由寡昧之誠淺禮薄無以招徠賢德而爾以林下讀書之士亦豈無君民之願乎爾疏中堯舜自期之說可謂要而不煩而愧不能得其要耳矧今春暑漸和郊坰無遠如得爾幡然起造出入經席則豈不有資於朝夕啓沃而感服民心豈在於是是予所望於爾也承宣事纔因堂疏而聞之為之驚駭已有處分而

爾何有所引乎

左議政鄭元容等請罪人崔寬裕嚴覈聯劄

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執法之論固為切當而但念罪人端緒不露贓物未執則歸之失性無知實合罪疑惟輕故特貸一命者有以也卿等諒之

副司直成近默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予方以未得相見為悵歎爾何以長往不返作義諦乎史官之回又見附奏之邁邁益失所圖第今陳勉之言足察憂愛之誠予豈不

惕然于中而爾之勉回遐心予日望之

副司直洪直弼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所陳諸條無非先聖先賢格言至論而至於灾咎修省之說尤為痛切著明予用感歎當作箴戒所可愧者不能致爾於經席之上日聞啓沃耳

成均館儒生捲堂啓批

齋儒之於泮長自有師生之義除非名義大關則曾或聞因泮長而有捲堂之舉乎賢關士趨良覺寒心固當嚴加處分而亦有深量於不屑之教者

以此詳細曉諭即為勸入

右議政權敦仁政府下隸內閣毋得直囚筵

奏批

今見內閣所在受 教冊子則有曰內閣所屬雖
五上司政院毋得任意推治者此為無端直囚之
謂也豈於廟堂之地以體例不得直囚而然乎又
曰內閣秘府雖上司政院下人非公事擅入直囚
者此為闌入直囚之謂也豈於大臣衙門下屬因
閣外事直囚而然乎其在尊朝廷敬大臣之義閣
臣則直囚相府下屬大臣則不得囚內閣下屬其

成說乎揆以受 教本意自可曉然則今於大臣
筵稟之後當該入直閣臣所當重勘而既曰襲謬
姑為參恕自今以後如有上司下屬之可治則先
為言上而閣屬之有關體例者自廟堂勿拘直囚
事載之籌司內閣謄錄可也

副司直洪直弼陳勉仍辭輓章製述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國運不幸坤殿禮陟 兩慈殿止
慈之衷無以慰譬而爾疏適至備陳此時講筵之
尤急良用嘉歎當為之留念至如輓辭製述在昔
儒賢皆無必辭之舉則爾何為如是為辭乎

右議政金道喜拜相辭職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於是職以為萬不堪稱而卿若
不可堪稱則誰有堪稱者哉卿以孝友之家承忠
厚之訓釋褐以來三十餘年外內著績不為不多
朝野儲望不為不久則予所特揀豈或私於卿而
然哉一則為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而卿乃如是
異讓頓無擔當直前之意實非予眷注畀付之本
心也費辭敦促亦涉文具須悉此誠勿復控辭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再辭又何為也古之名碩亦
多有不備例規者蓋時措進退之如何得宜耳此

豈卿可辭之時乎良由予小子敬禮之不足而情
志之不孚也實為之反躬慚慙而所望者即卿平
日體國之義愛君之誠不以身家自有焉耳况今
嘗藥之任尤為自別者乎予不多誥卿須深諒
省疏具悉卿懇卿必欲以中書故事至再至三者
亦覺太局滯矣此若為平常無故之時則固宜有
三讓之禮節而此其時乎廟堂之夾贊在卿一起
寡昧之篤棊在卿一起卿何所趨趨而若是逡巡
乎予方側席而俟之

右議政金道喜附奏批

及聖朝集卷之九十九
昨諭之後意謂卿有所感回即見附奏尚無動靜
子於是不不得不為卿慨然也卿是世祿也舊臣也
非如林下高尚之士則何可於八座卿月之列循
創應公而獨於政府一步看作良限乎似此義諦
予所未曉也

成均館儒生捲堂啓批

完伯事真有是也侮賢醜正厥罪何居然而此若
非病風喪性者萬萬無此理矣况此宰臣為此家
人乎無心之中巧有湊合容或有事情之偶然而
有意看過把持無餘則不幾為挾搆構成之歸而

况以先正遺集之查事延拖捏合於道臣試題至
及於其時查官而臚列論斷直驅罔測則世豈有
完人亦豈能以此服人心哉苟其不然予所嚴斥
豈待爾等言乎至如遺集行查事令該曹更為嚴
飭行關使之即速舉行以此曉諭即為勸入

成均館以捲堂儒生所懷啓批

前諭已悉予意爾等何不曉然又為再次所懷乎
聖廟空齋何等事體而尚不還入乎予當更諭之
矣今日此四字即賊鑄詬辱大老之言則固然而
若曰賊鑄自造之語則不可莊周本文既無目無

二字故爾等認以為賊鑄自造之語乎爾等獨不見紫陽書中有此語乎此不過偶爾拈題而若是捏合烏能使彼無辭抑服乎設如爾等之言彼固真出於掇拾賊鑄之悖說陰肆先正之誣辱此果有一毫加損於先正一分利益於道臣而然乎似此事理較然甚明則何為而若是屢煩乎又設如爾等之言何必臆逆於然疑之間摸索於形影之外以自取誣辱乎今有一言可辨者自本館三懸鈴行關於本道伊時解題及居魁試券使之謄上以覈其只引莊語與專引紫陽書與否後撫實草

記為可以此更諭使之斯速還入

備局以朴長復所犯原律請上裁啓批

此囚之殘酷戕殺如彼之甚予為人君烏能無惻惻痛惋之心哉特以償命刑訊不載法律故所以有詢問之舉而廟稟既如此予亦無以自定但可以原律施行則前已諭之矣前慶州府尹朴長復特為除刑推施以邊遠竄配之典永勿叙用

副司直宋來熙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予於悼廓之餘疾病之後如得如爾讀書之士常在經席朝夕啓沃則豈不為開發

善端之一機會乎春序無遠爾之幡然來造予日
望之

副司直宋來熙疏批 甲辰

省疏具悉爾懇予有必致之心而誠未孚爾無可
辭之義而志彌堅皆由予不能好學而好賢也反
躬自慚夫何多喻尚以爾幸追乃祖幡然改圖為
厚望耳

左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於今春頗有慎節非不奉慮而
此不過一時无妄也安心調理自可勿藥何至於

以此為辭免之舉乎至於時弊諸條雖微卿言予
亦憂歎而其矯揉之道予惟曰責成於卿而已卿
惟曰篤棊於予而已此豈卿可去之時乎予不當
矣萬不可矣陳勉一段實予之咎正擬自今以往
惕然自勉而亦在卿朝夕納誨之如何也以是求
去予豈不撫躬慚慙乎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罄予意又何為辭免之舉
乎誠有所未孚禮有所不承而然乎設令愆節有
所彌留卧閣論道儘無不可則何至於一疏再疏
之若是重複乎大官去就關係何如而殆若有不

容不去之義諦者予實莫曉也卿試思之此豈卿
可去之時而予又可使卿釋負置國事於何地乎
以卿平日體國之誠似不待兩言而決卿其亟斷
來章益加調護俟少間遙朝至望至望

左議政權敦仁等請罪人閔達鏞施以當律

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予非曰卿等之言為不可也
於情於法俱無可以一分原恕而予之為此處分
者特以 肅廟朝科獄其難其慎於刑律則予小
子繼述之道惟當曰式遵而已予雖寡昧豈不知

失刑而然乎卿等須諒此意

領府事趙寅永等論姜斗煥疏語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此疏措語之不審雖曰可駭
亦不足深責則卿等或看得太過矣然而卿等之
言既如此前獻納姜斗煥施以竄配之典卿等諒
悉

左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患節尚未快復常所憂慮而
暑退涼生自當勿藥何至於請急辭免乎大非予
終始委畀之至意卿其專精神慎起居俟間登筵

以幸國事所辭藥院之任今姑許副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患節固所悶然異牘又如此一向相持有非敬待之意所辭相職今姑勉副卿其安心調理而此豈卿可捨予予可捨卿之時乎實予小子誠禮不孚之致自顧慚歎而已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諭予意又何至再不已前之許副以卿病之方苦也今之敦勉以卿病之漸差也此非前是而今非則卿之以此為義諦者誠未可曉也至若許副未幾旋即重卜為難進者歷考中書故事豈有以遲速為進退之節哉卿之復

拜元非為按獄而然則今以鞫事已撤為必解之端者尤萬萬不然况首揆才以病遞卿又如是則其於朝體何國事何予則曰決不捨卿卿其諒之

列聖御製卷之九十九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

憲宗大王

文

右議政朴晦壽拜相辭職疏批三首

乙巳

省疏具悉卿懇自卿特擢之後予所喜幸者非直為三事備位而然也卿若曰不可則誰其可者予所取於卿者即休休有容斷斷無他也何必為應文備例之語乎此所以托付於卿倚毗於卿者也卿須諒此至意即速筵朝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惓惓於卿益切而卿之邁邁

於予轉甚是何君臣上下之情志不相交若是也
予固知予敬禮不足之致自顧慚歎而卿既以
先王恩渥為言則在卿義諦恐不宜一向辭巽以
違卿平日國耳公耳之誠也卿若自以為不可則
誰其可者卿之才識不逮乎器量不及乎聲望不
優乎予則曰端委廟堂坐鎮雅俗惟卿是已况歲
首賓對尚今遷就厦簪訂謨必多闕漏顧不在卿
之一出乎卿若念及於此必不以中書故事之備
例為拘望即幡然俾慰予心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必欲辭者即惟曰識量才猷

之不相稱也非但卿之自為言似當如是雖古元
臣碩輔辦得致澤之大事業者夫孰有自詡自任
者乎要之君人者灼知其賢盡誠與禮之如何耳
然則今予所以待卿者必有所未盡而然也予當
自反卿何更勉且聞古語有三讓而進者矣有不
可則止者矣卿則初不欲進以止自畫君臣之義
寧有是歟中書之規例已備寡躬之企望轉切亟
回初心即起膺命

右議政朴晦壽附奏批三首

昨下疏批之後意謂卿不俟駕履側席以俟之及

見附奏大失所圖不料卿牢執而堅拒至於此也予之所取於卿者即以沉深之度足以儀表百僚宏遠之謨足以翊贊萬機故不待求諸夢卜而決之矣卿乃與予意一切相左惟以謙抑巽避為事全無直前做去底意予恐古大臣匪躬之義不如是矣茲又申諭衷曲望即遙朝

昨見附奏又將有陳疏之意無或以三疏備例不得不然而然乎古或有一疏而出膺者再疏而出膺者惟其時措之得當而已何必曰三疏為不易之典乎予之敦勉之辭已竭矣卿之謙抑之義亦

悉矣卿若念此似當犁然故茲申復卿其諒之昨卿附奏有曰才不逮官不稱分不堪予於是得其說矣我家甌卜之規非於草野之外立士為相即選之九列中歷試而已是亦漢以來相沿之古制也捨此一路何處得來卿既著績於方面資化於銓寄階右六秩班亞三事則豈有才逮藩銓不逮鼎席惟職與分只可稱堪於六秩而並不可於三事乎千萬無是理矣然則今卿所授雖謂之節次平進可也有何如是巽讓許久相持者乎大官辭受雖曰鄭重在今三疏之後又不宜一向堅執

卿須諒此即起膺命

領府事趙寅永乞休致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向於筵中悉諭予意卿何不諒而又為此千萬不當之陳懇乎卿試思之卿元老也先王之所遺於予小子也卿豈可捨予而請休予豈可捨卿而許退乎卿之衰病即予為國事常所為憂者非卿所自憂也卿若念及於此必當有公私輕重之別予何多誥卿勿更煩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多病知之熟矣卿之至懇諒之久矣但以今則千萬不可予豈無許施之日卿豈無成就之時乎卿其安心調理益務醫藥以副予眷眷之意

備局操飭科場事啓批

近年場屋雜亂專由隨從隨從闌入專由早呈遂使科規國體墮壞無餘良為之駭歎今番則必使之待三時呼呈以復舊式如有隨從之現捉者該舉子施以當律其中朝士子弟之犯令者該父兄亦施重繩自廟堂別遣郎廳以為這這摘發之地若又如前以文具舉行則該郎廳斷當嚴勘以此分付仍以此判付書揭一二所俾各洞悉可也

領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向筵已為面諭又何有辭免之舉乎卿試諒之今日國事豈卿可去之時乎卿之患節亦非別樣急切之證則以此為必遞之義諦者予實究不得也卿須諒此亟斷來章

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悉予意又何有辭巽之舉乎顧今朝象協乎士趨端乎民產足乎國計裕乎卿之此時請去予實左右思而未得其說也慎節雖甚奉慮亦不大妨於卧閣論道卿須諒此至意勿復控辭

省疏具悉卿懇昨年許解只緣卿病勢未及差復而今又若是辭免非所料也非所望也卿豈不悉予前後批意而然乎然而一向敦迫亦非敬禮大臣之道所辭元輔之任特為勉副以便卿調養之地而予小子悵然之懷無以喻矣

祭酒洪直弼陳勉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成均之任非爾伊誰方擬因此而稍俟涼生以為敦召之地爾不宜辭巽至如滿幅陳勉字字切實一則感歎一則愧慙予雖否德亦豈無好學好賢之願而只緣志不固誠不篤以致

文皇集卷之二
五
悠泛如此當益加勉而爾以先王宮僚養德林
樊亦多年所則此時幡然輔予不逮實予日夜所
想望者也爾其諒之

領議政權敦仁辭職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今此相職是卿宿趼則一疏再疏
懇辭不止者不已過乎大官非筋力奔走之地卧
閣論道固無不可以卿老成豈不念體國之義而
有此屢辭乎望卿須即出膺以幸國事

左議政金道喜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於前批已諭不可捨卿之意卿

之一辭再辭而不已何也予所倚毗於卿者實在
左右匡弼共濟時艱此豈卿可言去之日乎然而
卿既以疾屢懇則一向靳許亦非體諒之道所辭
議政之銜今姑勉副以便調理卿其諒之

備局請武監李完根等鳥首啓批

丙午

今番武監事大是無前之變怪首倡之施以一律
斷不可已而予所屢回思諒者存焉所謂頭目兩
漢既與統長有異又無造謀之跡則斷以首惡之
律有所難慎特貸一律李完根權得成出付軍門
回示嚴棍後移送秋曹嚴刑三次遠惡鳥限已身

為奴崔致堦等五漢及李源豐并依草記施行其餘諸漢分送三營嚴棍三十度後仍充苦役軍可也

領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不意巽牘此何事也予所委畀專為國事向來面諭卿必諒之而今有此千萬不當之舉惘然失圖不知為喻慎節誠為奉念而連加調攝則自當差復豈可以一時微證為此釋負之計乎卿雖日封十疏斷無聽許之理望卿安心視事弘濟時艱毋負予至意

備局請忠州前牧使李衡遠拿勘邑會主論儒生發通通頭並令道臣依律勘處啓批

朝家之尊學宮待士林何等優厚而今番湖儒之妄藉衆會挾摘誣官者此何風習乎况聖廟捲堂事體何如而因一失實之儒通無難空齋煩聒不已首善之地貽羞莫甚捲堂時班首及發論儒生並停舉

領府事趙寅永等請寢遷 陵時隨 輦之

命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以小子不洎之慟當今日終

事之地雖細事微節當為極盡誠禮而况隨舉之五禮儀所載者乎卿等諒此至哀之私毋復煩請領府事趙寅永辭錫馬賞典仍乞休致疏批省疏具悉卿懇予自年前已悉卿之苦心如此而卿必亦悉予之至意也顧今國事多艱予所倚毗采篤此豈卿告退之時乎萬萬不當萬萬不當望卿克殫盡瘁之義無復以此煩請錫馬常典也卿其安心領受

領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向來批諭罄悉予意意謂卿諒予嚮卿今忽巽牘又至此專由於予之冲年否德誠禮未盡而然也可勝慚恧卿試思之顧今國勢民憂如水益下挽回無期此時弘濟之責專委於卿卿亦庶幾知予倚卿之至意而至引一時之微病只思奉身之圖者果有何不可不去之義諦乎卿即先朝眷遇之臣也寧無追先報今之意乎急於敷心不能多誥如是而卿若一向求退是負予也棄予也予復何言卿其諒之間經大禮廟務必多積滯望卿專意調攝俟間賓對以副予眷眷之意

省疏具悉卿懇予則必不捨卿而卿乃必欲釋負者此曷故焉竊為卿萬萬慨咄也寡昧藐然一聽於卿予豈私於卿而然乎卿若念及於國體分義之所不當如此則似不待予言之申復而卿必有幡然者矣上下之間貴在相孚卿其諒之卿其諒之慎節自當不日適復益加調攝無復控辭省疏具悉卿懇予於卿豈有慙捨之意而不欲以虛文待之者亦出於禮遇也倚毗之篤何間於今日釋負乎議政之任特副所請此非為卿就閒也欲遂卿一遞之苦心也卿其諒予至意

義禁府以申命濺擬律收議啓批

法者天下平當重而傳輕當輕而從重均為失刑故所以有收議也奉持信箭傳命陣列恐與制書符驗衙門印信不同則所謂遺失雖謂之棄君命而犯師律亦可矣此係初有之故大臣之議俱無質對特從末勘減死邊遠充軍

領府事趙寅永乞休致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乞骸之章又何為而至也卿國之元老也國事叢脞民憂溢目卿不宜退也處地則肺腑之托重德業則朝野之想望卿不宜退也况

我 先王簡拔卿以遺小子任之以輔導之責寡
昧之幸免大過得有今日云誰之力此尤卿之不
宜退也卿之請休不過曰病患二字而卿之年來
衰邁未嘗不由於盡瘁之故此小子之常所憂悶
也善加調攝自當過復予於卿曾以成就有時質
言久矣予當有踐言之日卿亦可遂初之志卿豈
不以小子之望於卿者答予之至意乎望卿亟斷
來章毋孤倚毗之誠

領府事趙寅永請寢豐恩府院君成服日臨
吊之命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今見劄辭悲慟倍切小子情理卿
豈不知而卿之力挽至此且 慈教屢屢此時恐
添貽憂將欲勉承卿其諒之

承旨李鼎臣等請兩司諸臺亟賜處分仍自
引聯疏批

省疏具悉當初口教於政院者不過釐正其藥房
啓辭之謬而遵 列朝已行之例也前後爭難之
輒曰屢十年舊例不可遽改云而此節始行於辛
巳三月以後則在今日之事體決不敢援用而以
格例間微事看作大事轉成滋惑之階若有事端

而爭執者然甚至於臺劄之倡出虛無之說傳會
勒斷敢逼莫嚴之地渠所云匡救者適足為自干
戮敗寧不痛惋誹謗扇惑之不已致此直犯手勢
此專由於予之不能見憚而然也慚歎曷已此劄
豈渠獨辦而公議則三司在焉卿等何必深引

領府事趙寅永等請聯劄諸臺亟降處分聯

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卿等之一番劄啓即尊事體
也無恠其然而所謂臺劄誠未知其何為而發也
苟是當言之言則何待幾日之後乎况其言義專

事挾雜罔念自歸於誣逼之科世道人心胡至此
極包藏設計明若觀火卿等之如是聲罪非不得
矣而特以事屬寡躬也故姑此存商卿等其諒之
領府事趙寅永等請聯劄諸臺嚴加究覈聯

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予豈不知此事之大關世變
而但其捏無謂有指虛為實敢售簸弄詆誣之計
者固絕悖而是豈如渠之所敢為也打破之際慮
或張大所以靳許者此也卿等其諒之

右議政朴晦壽因雷異陳勉引咎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以予涼德叨承丕基治化則未洽民心政令則不能振勵雷異忽在於收藏之節悚懍恐懼咎由寡躬卿之遇灾引退豈不萬萬過當乎所陳勉戒切摯當體念而服膺耳卿其益殫匡弼之誠懲討事已悉於前批卿必諒之

領府事趙寅永以病未承召請謹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慎節豈勝獻慮今當亞歲 慈殿寶齡益邵慶祝采切稱賀之節欲與卿詢議未得相見悵缺曷已卿其安心益加調理

領府事趙寅永乞休致疏批 丁未

省疏具悉卿懇予知卿之積年苦心在此而立言既久則豈無奉以成就之念而以卿處地體予倚毗以公以私卿不可必退矣予不可遽許矣在前而尚猶如此况於今日乎卿家之連年喪禍荐酷仰貽 慈聖無窮之哀疚且予小子之情理傷痛無以裁遣卿於此際何忍復申前說必欲奉身乃已乎萬萬非平日之所恃賴而仰望者也知予愛予莫有如卿予雖不多誥卿必諒之踐言自當有時亟斷此懇以副予意

兵曹以庭試試記冒錄人嚴查啓批

科場事體何等慎重臨殿親試尤當謹嚴而渠輩俱以近侍傳命之人乃敢無難犯科作奸於帳前試冊現露於行查之下此與臺下舉行冒法圖奸之類尤有別焉無嚴無憚莫此為甚如不加倍嚴懲則其何以杜後弊而慰武士乎當該宣傳官許燦李敏棟吳宅善申桓並為先汰去令該府各別嚴勘在囚諸武士所當嚴處而遠道鄉曲之人不足深責特為曉諭放送未捉之類不必發關推捉亦為安徐可也

待教洪淳穆請日省錄遺漏之檢書官拿處

筵奏批

日省錄事體何等謹嚴而因各處公事之未推不得修正云者寧有如許道理乎檢書官亦多有錯誤漏落之失捧現告拿處 正廟受教昭在本閣則不能恪遵致此煩請疲軟極矣爾則推考年前下教即因閣臣之非閣事推治也故轉成葛藤至有其時處分今何必銷刻為嫌乎大抵本閣事體之重非比他司即尊 奎章閣之名也所以掖屬尚可以直囚况外司乎凡有關閣事者一遵受教五上司所屬則本閣直囚閣屬則進來囚推之

意自本閣捧甘諸司啓下公事亦依受 教自政
院送于本閣毋致遺漏之地如是之後若有非閣
事以惹出事端則答實在閣並以此揭于閣壁各
別措飭可也

副司直成近默陳勉疏批

省疏具悉爾懇異船之課歲來到甚是駭訝今見
爾疏闢邪之論痛切明快若使匪類聞之足可以
革心而斂跡餘他陳勉諸條殆近屢千言有以知
憂愛惓惓之意曷不服膺秋涼漸生爾其從近
朝補予不逮予方側席而待之

判府事鄭元容等請鞫覈李承憲聯劄批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今番悖疏亦一世變究厥包
藏情狀絕憐假托藥院顯售網打况又 慈教所
無之句語乃敢肆然發口痛惋之外豈勝驚悚此
是予之不能見孚於朝廷而然也寧欲無言卿等
之請如是嚴峻何難即從而張大之舉終涉難慎
李承憲特施島置之典卿等其諒之

判府事權敦仁因李承憲疏自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附奏已失所圖今此異章又
何過當悖疏專出假托則於卿有甚可引之端乎

藥院初無未盡之事而今以詆誣之說作為難安之舉者非徒千萬不當事體之虧損果何如也子庸慨咄嘗藥重任也卿雖一日十疏決無奉許之理卿若復以此提道則卿不信予也卿豈有是予不多誥卿其即為還第以安予心

領府事趙寅永因李承憲疏自引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還第經日尚未相面只切悵然向來悖疏之撓論朝臣即假托也包藏之計意有所在卿之如是為引誠萬萬過當矣况卿之前席懇陳即惟曰醫藥則言者之言可知其意不在醫藥

而莫掩其詆誣網打之無所不至卿勿復提是予之望矣卿其安心

右議政朴晦壽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日前筵諭已罄予意今茲巽牘誠非所望於卿也輔相之有國所重何時不然而卿試思之目下百千艱虞是豈卿言私之時乎慎節非不奉慮而卧閣坐鎮既不以奔走為職則安心調理自可勿藥卿其亟斷來章以副予倚毗之至意

右議政朴晦壽因雷異陳勉引咎劄批

省劄具悉卿懇正陰乖侵不啻驚悚今見卿劄惓惓憂愛之意深庸感歎而奮發二字尤不覺惕然自警中世大臣之遇灾策免既非誠實之政况由予寡昧於卿何有今此所辭萬萬過當卿其益懋匡輔上下交勉不至於狃灾懷安是予切至之望也

判府事鄭元容等請趙秉鉉亟允臺請處分
聯劄批二首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目下層生之論未始非積而後發而卿等試思之全保世臣即我朝家法也况

以若聲討有此商量亦豈無所以而卿等之言又如
如是嚴正予亦何可一向斲持重傷事面乎當有
處分矣卿等其諒之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自見合辭可謂日聞其所不
聞而聲討峻嚴轉益難遏予亦何可一向曲貸但
島置之典即不與同中國之義也過此以往予有
十分深量此豈出於力拒羣請而然也卿等亦庶
幾諒之也

右議政朴晦壽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不欲捨卿者豈有私於卿而

然哉一則為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第屢懇若是切至始終相持反非禮遇之道所辭議政之任今姑勉副望卿勿以釋負自安隨事無隱宦輔予不逮用追古人進退亦憂之義

領議政權敦仁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卿以病患為必辭則古人憂國有過於愛身者以屢入為難進則中書二十四考何嘗見非於前史乎况卿之乍膺旋解由予倚任之不專而今必欲究之卿之年来慎節其視今日國事之受病不無公私淺深之別卿宜有處之言至

於此卿其犁然而契克體敷心之諭以副加額之情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逡巡鄭重不欲為儘力擔夯予則曰非但慎節致爾其於民憂國計殆將無可倣處而然耳惟其若是之岌岌也故望卿而待卿者亦若是之切切苟非然者前秋勉副既出於體念之義則豈欲以此復煩於一暮之頃乎譬如良醫副手不容久閑在其人非曰不勞而勞則有之所被者廣故耳國不可一日無相而今既閱月臨歲百務又非常時可比卿其深惟遠念更勿辭巽

不日幡然以幸時艱

領議政權敦仁辭 國朝寶鑑跋文撰進劄

批 戊申

省劄具悉卿懇卿是文苑宿趼元輔碩德久勞於文字之役今於跋文有何可辭之義諦乎其事也重故其命也亦重卿勿過辭即為撰進

應教沈宜冕以進饌時工伶事陳戒疏批

省疏具悉講學陳勉出於悃幅有懷無隱極用嘉尚而當此罕有之慶年進冊稱觴少伸予小子祝岡之忱凡係儀文雖微細之節悉遵 列聖朝已

行之例必欲盡誠盡禮而已苟或有逸豫之慮則反非所以致孝之道予豈不知此個義諦乎爾言如此當又加勉矣

領府事趙寅永乞解 尊號都監都提調劄

批

省劄具悉卿懇慎節奉慮以卿處地始終敦匠之餘臨期末叅甚為悵缺然數日之內有難強作都相之任不得已勉副卿其安心調理

領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慎節奉慮有國所重莫如輔相而

予於卿期望之厚倚毗之深者非有私於卿也一則為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卿試思之此豈卿可去之時乎百隸之怠慢八路之凋瘵人心之泮渙紀綱之頽弛雖謂之艱虞溢目未為過語承弼之地誕無其責此予所以不欲捨卿也卿雖以七年中書為辭比古人升四考則不可以淹久言卿雖以病患衰老為辭非奔走宣力之職則又不可以去就言况卿之復膺不過三四朔矣廟堂訂謨之任豈如閑漫數遞之庶僚乎望卿諒予至意亟斷來章以幸國事

備局以朴禧英一律當否詢問大臣秋堂事

啓批

此係初犯則諸議之如是審慎誠無恠矣其在杜漸懲後之義固當斷以一律而既無可以確據則亦不無深量者存在囚罪人朴禧英更為嚴刑遠惡島限已身減死為奴事分付秋曹

領議政權敦仁乞免疏批三首

省疏具悉卿懇輔相之重非朝遞暮改之任則予所以授卿卿所以膺予曾不幾朔矣國計之泮渙民生之困窮百隸之怠慢庶務之叢脞又非體國

元輔可以言私之時况卧閣論道本不以筋力為職調養攝理綽有便宜之道則卿之一向浼浼是豈予倚毗眷寄之意乎望卿克體敷心之諭亟斷來章弘濟時艱

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必欲求去者不出於病患二字矣以予禮遇之心非不奉念而予之必不可捨卿有甚於當劑良方之宜於其病者予非有私於卿而然則卿豈不以鞠瘁為義乎前批已罄予意而今章又至誠不覺惘然失圖予既有確定而不撓者卿雖屢懇而不一懇至於拖月而閱序斷無

奉副之理顧不為徒損事面之歸乎言由衷曲不在多詰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省疏具悉卿懇慎節奉慮此非卿可去之時而卿之言病如是切摯顧念國事如中流失楫誠不知所圖然卿則必欲遞解予則必欲勉留有若上下相持反非所以禮遇之道所辭議政之啣今姑許副卿其安意調將輔相之重不以時原任有間卿不當以釋負言時時造朝告予嘉謨嘉猷益殫匡弼之責深所望也

領議政鄭元容附奏批

日昨敦諭之後倍切虛席之行見卿附奏不覺失圖顧今國事茫無涯畔如立漏船之上其可雍容暇豫視以淺水虛舟乎人心有泮渙之慮庶事多叢脞之歎此時此任捨卿宿德元老將於何舉而聽之而卿乃浼浼如是乎茲遣史官更布心曲卿須體予至意即日幡然以盡弘濟之責

左議政金道喜附奏批

日昨史官之回見卿附奏不覺愕爾顧今國事板蕩艱虞溢目綴旒累卵不足以喻其危也以卿平日向國之誠豈可備例崇讓不之出膺乎慎節非

不奉慮而輔相非奔走供劇之任將攝則自可勿藥鼎席不備已至多日望卿勿復辭巽即起肅命以副委畀

領議政鄭元容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予則以敷心之言告卿卿反以過巽之語答予予有必欲致之意卿無不可出之端抑以誠禮之未盡而然歟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藉使今日國勢已治已安其在輔相之任者猶當如救焚拯溺之為况世道人心無一可恃乎卿所言人君之職在於舉相舉卿於元輔之

重者予亦曰職耳卿之純厚足以鎮澆漓恬雅足以抑躁競儉約足以矯奢麗而則有嘉謨嘉猷入告焉予將永有賴於卿卿安得一向邁邁不思自居乎傾注之極企竚也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省疏具悉卿懇以諭以批罄予至意今此異牘又何為而至也良由予誠淺未足以動卿聽也深用媿歎卿疏所論魏丙姚宋之才不借異代德量事功卿豈多讓况以兩朝受恩卿既言之予亦有奉復者矣卿苟思先朝受恩之深小子倚毗之切豈可拘於克讓之美不思所以追報之圖乎不

可一日無相茲遣承宣庸布心腹勿復更辭即日
遶朝

左議政金道喜辭職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卿懇再宣披露之諭顯企幡改之圖際見來章何不見諒之甚也卿既以病患為辭可以病喻之乎卿之言病病在一身子予之言病病在一國公私輕重不其較然明甚乎尚賴承弼之臣左右王家移醫身之方做醫國之功卿所謂攻補溫涼轉危回安不于卿而誰任其責卿以盡瘁之義宜思對投之劑雖欲自占便適庸可得乎榮衛自

當遄復廟務不宜久曠望卿毋為強引之辭備例之讓即起膺命以幸民國

省疏具悉卿懇前後批諭罄無餘蘊卿猶聽予浼浼抑或誠有所不足禮有所未盡歟卿雖以膺力既愆為辭予則以尚有老成為幸扶顛濟危非卿不可救時鎮俗非卿不可民國之事不可緩也輿人之望不可孤也卿何從事於邊幅之末不思所以即膺乎蘄望之切茲遣近侍更綴心腹之諭庸申股肱之托卿其犁然趣駕以副如渴之思

備局以科場申飭試官擇差事啓批

科弊申飭前後何如而去益雜亂寧欲無言為士子者苟知朝令之嚴畏則豈敢多率無賴闖入爭奪一切違法犯科之事無所忌憚乎入此場應此舉者俱是世祿之裔也為父兄者亦當惕然警誨俾悛舊習今番則自廟堂各別提飭至於試事之公不公有司則存抑躁競禁淆雜是誰之責乎事過之後自有入聞場內場外另加操束之意一體嚴飭

領議政鄭元容陳勉筵奏批

寶鑑續成將行親上豈勝慶幸卿之所陳甚好予

雖不逮予當以繼述為心卿當以承弼為責上下交勉偕底大道深所望也

領議政鄭元容請各官房漁鹽堰泐等稅嚴禁筵奏批

此事每欲一番下教矣各官房漁鹽堰泐等稅貽弊外邑害及殘民萬萬駭然在昔正廟朝嘗以此飭教截嚴如非籌司知委而或有內司諸官房圖署文蹟於外邑則該道臣即為狀聞之意著為法禁矣在今日尤當遵守成憲卿言又如此自廟堂關飭諸道若有此等之事切勿施行即為狀聞

以杜後弊亦為嚴飭於內司諸官房俾無敢如前襲謬可也

領議政鄭元容等因雷異陳勉引咎聯劄批
二首

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仁天譴告必有所以靜言思之匪怒伊教際見陳勉俱為切實可作頂鍼而灾眚之來由予否德於卿等何有卿等其安心勿辭省劄具悉卿等之懇青臺奏異荐至於旬日之頃益切警惕今茲所陳俱為切至當銘念而卿等亦益勉燮理之方以輔不穀轉災致祥之道至於引

義之舉有諭於俄者傳教卿等其安心勿辭

京外儒生李鎮宅等請疏通庶類聯疏批

省疏具悉此豈徒為爾等之冤鬱而已實有欠於王者立賢無方之義况有列聖朝前後聖諭又如是勤至者乎疏辭令廟堂從長稟處

領府事趙寅永乞休致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自卿有此懇歲幾閱而疏幾到矣期於遂初則卿之志也諭以踐言是予之批也進退全節之美終始禮使之義今予豈不之思也然更有一語為卿誦之夫人臣處地各自不類有宜

於急流勇退者亦有宜於鞠躬盡瘁者顧卿所處宜何居焉况今國事民憂茫無攸濟予所以倚毗朝野所以想望者其誰歟卿於此時寧忍有長往之請乎且使卿休致果能角巾東歸放情邱壑情義所不可事勢亦難必苟若是則卿所有直不過三字啣而已抑有何貞退之意哉卿其優游西樞認作懸車在卿有休養之方俾予無悵缺之心斯豈非兩全而俱得者乎卿須體予至意是所望也

判府事鄭元容引義疏批 已酉

省疏具悉卿懇昨日別諭以往事之不必更提情

禮之不可不伸罄悉予意意謂卿不待多誥而犁
然矣今見來章不覺失圖何必拖引不當引之義
為此逡巡乎誠萬萬過矣望卿即日還第以副予
企望之心

樂善齋上樑文 丁未

述夫元為仁善之長也重天著闢戶之圖民以寧
樂于胥兮衆星環營室之次須知聖揆之相契率
由王道之廣居蓋聞見善決河薰殿敷歌風之化
歡樂為沼靈臺頌不日之成苞竹南山廓居安之
心宅綿瓌西澣丕積厚之德基顧寡昧繼述肯堂

猗顯謨敷錫建極闢右平左城之位縱有既盈矣
朝設下莞上簟之筵詎無乃安斯寢載於重熙東
畔爰有新構樂間丹雘未塗猶恐規模之過度采
椽不斲庸示敦樸以為先惟勤墜茨非為悅志於
宮室大庇廣廈莫不歸化於庭衢肆以扁字之錫
嘉實為顧名而思義浩其天而性者亞聖必稱出
於言則應之夫子蓋取在明后樂其大之道何曾
取比於東平惟聖人善與同之心自有傳授於先
哲見翬鳥之良制作燕蠖之孔安東壁之藥珠綴
紅羣玉焜燿西清之槐龍舞綠八窓玲瓏瓊帙牙

籤簡冊多酉陽之貯繡函錦軸圖書備乙夜之資
煥乎仁為址而義為門頌曰川如至而山如壽眼
前突兀稽筮協從心上經綸大農不費頌周家宥
基之命佇見滋休慕夏禹卑宮之治敢曰昭儉君
臣上下各得封比屋於明時左右前後皆賢際一
堂之盛會庸答呼杵助舉脩樑

兒郎偉拋樑東閭闔重重瑞旭紅玉燭金膏蘇萬
品上林佳氣碧葱蘢

兒郎偉拋樑西雙闕連堯鳳翼齊千歲蟠桃栽
兩殿五雲深處壽星躋

兒郎偉拋樑南御柳鶯絲織翠嵐飛躍淵天叅化
育恩波萬頃綠紋涵

兒郎偉拋樑北文昌夜夜環璇極金華講席繞香
烟花漏銅壺傳畫刻

兒郎偉拋樑上王衙齊七天工亮從今第祿答昇
平八域烟花歌擊壤

兒郎偉拋樑下銀淑芙蓉玉露灑花底紅霞巢綠
龜仙家春色獻純嘏

伏願上樑之後百靈護而吉祥臻四時和而邦本
固與民同也豁如心於洞開有道求之尚不愧于

屋漏

壽康齋重修上樑文 戊申

述夫子王母受茲萬千歲俾昌俾熾庶民錫汝
九五福曰壽曰康所以奉老之堂寓此祝釐之義
蓋聞自古福祿之盛莫如壽考且寧為君蕩無能
名封人之請祝聖者事親藹有深愛文王則曰安
喜之猗我 慈殿思京室之媚配 聖人之尊徽
柔懿恭之風自閨門而闡發含弘光大之德遍絃
地而涵濡既陰功之不彰宜天休之滋至惟予小
子恭承堂構載趨庭闈漢長樂之歡愉粗效千乘

之養魯閔宮之燕喜擬追三朋之詩伊寒暄節適
之方盡誠力之攸到當晨昏定省之際恐跬步之
或違迺茲有齋於樂善之傍揭扁以壽康之號蘭
房桂殿因舊制而重修藻井綺疏運新巧而增飾
爰啓南戶寸草之暉方舒乃臨北堂瑞萱之葉初
長於焉 毋儀光御子職敬供三百有六旬寶曆
紀壽星之次八十一萬歲法筵進康老之盃秩秩
斯干猗竹苞而松茂渠渠我屋願地久而天長百
堵斯興六頌載舉

兒郎偉拋樑東駱岫晴光入綺攏好是柳絲如手

線望春門外舞春風

兒郎偉拋樑南烘日當窓鳥語喃侍女輕搖金雀扇
簾波浮動午風含

兒郎偉拋樑西出水芙蓉高復低金母折花來獻
壽碧筒盃勝酌玻璃

兒郎偉拋樑北嶽翠冥濛畫不得最愛鷹峯多秀
氣參天一柱撐宸極

兒郎偉拋樑上圓宇碧紋垂似帳十二瓊樓最高
處祥光婺女齊瞻望

兒郎偉拋樑下萬戶烟籠甲乙舍壽域韶光滿眼

來鈿車細馬香塵惹

伏願上樑之後海籌盈萬嵩呼奏三洞開濯龍之
門融融含飴之樂密邇繞虹之室藹藹舞綵之情
靈丹九還普施壽民之要訣擊壤一唱俯和康衢
之希音

大王大妃殿寶齡六旬進饌時親上箋文

戊申

伏以嵩呼咸期於千歲方切愛日之誠海籌益添
於六旬聿觀受天之祿三祝進爵六宮抃鼇恭惟
明敬文仁光聖隆禧大王大妃殿下佑我文孫尊
為太母九五福曰壽德既邵而彌高億萬年無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
疆慶以類而荐至茲當休命申用之會爰舉我家
已行之儀伏念臣叨承 祖宗偏被 慈覆鷄鳴
問寢效周孝而止於燕喜矣詩頌魯壽而俾爾

翼宗大王御製賜直提學徐熹淳號友蘭序

跋 戊申

此篇即我 寧考御製御筆賜徐直學熹淳號友
蘭而叙其旨義者也予小子孳讀感慕謹茲移寫
以寓追 先之意爾戊申初夏三日謹書並識

列聖御製卷之一百

奉

教校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 實錄摠裁官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趙寅永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鄭元容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兼戶曹判書知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 臣徐熹淳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兼藝文館提學 奎章閣提學 臣金左根

崇政大夫行禮曹書判書兼禁府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知成均館 奎章閣提學 臣趙斗淳

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同知成均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李嘉愚

正憲大夫行廣州府留守兼南漢守禦使知 實錄事 奎章閣檢校提學 臣金學性

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弘文館提學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尹定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 經筵 實錄事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金鼎集
資憲大夫知敦寧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 實錄事同知成均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李景在
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待教 臣金洙根
嘉義大夫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 實錄事 奎章閣直閣 臣趙秉駿
嘉義大夫承院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 高知 實錄事 奎章閣檢校直提學 臣金輔根
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吳取善
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兼同知 經筵 實錄事 奎章閣直提學春秋館修撰 官知製 教 臣金大根
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原任 奎章閣直閣 臣徐有薰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奎章閣檢校直閣 臣鄭寂朝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製 教 臣李公翼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李 埈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製 教 臣金始淵
通政大夫刑曹參議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洪淳穆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 奎章閣檢校直閣知製 教 臣趙然興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實錄事 奎章閣直閣 臣趙然興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理兼 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 實錄事 奎章閣待教知製 教 臣金炳德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實錄事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金輔鉉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 臣尹滋惠
啓功郎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 奎章閣待教校書館正字知製 教 臣李秉文
奉

教監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朴宗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金龜淳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安季良

通訓大夫行濟用監主簿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金周教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監察 奎章閣兼檢書官臣李敬榮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徐七輔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金億淵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柳暉

効力副尉龍驤衛副司勇 奎章閣檢書官臣洪燮周



